



湧幢小品

元七九八

15
88
14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七

勝遊佳境

古尊

花二十

松栢重跡

袖林

栢石

絲衣乞命

栢文人

月中桂子

木十則

雲果樹

水櫃

射樹

竹九則

石九則



門 曾
號 18
卷 14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七

勝遊佳境

梅文人

占年

月中桂子

花 二十一則

木 十則

松柏聖跡

僂果樹

神棟

水檀

柿石

射樹

綠衣乞命

竹 九則

草 八則

雜品 九則



甘露

嘉禾

狀似

雲雨

鶴兔

獺祠

大逐通判

三巨人

物異 九則

色異 二則

水旱 二則

地震 三則

山崩

血湧

都城大水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七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七

湖上朱國禎輯

勝遊佳境

江南花木勝遊梅時玄墓菊時婁江桃華時蟠螭

芙蓉時西湖木時菁山葛僊并楊梅時光福櫻桃

時北固山而時令佳境則太湖月錢塘潮兩天目

松石樓賢筍洞山茶鷹窠普陀山看海及日出庶

幾得之

梅丈人

客有三人與梅丈人論理趣淺深曰玉雪為骨冰
為髓耿耿獨與參黃昏遙知雲臺溪上路玉樹十
里藏山門一客曰碧瓦籠晴煙霧繞藐姑之仙下
縹緲風清月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曉一客曰
在澗嫌金屋照雪羞銀燭直從九地底陽萌知獨
復丈人曰初得吾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
復乎

占年

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椴美材也賈人以木笮
載黃梅一株樹之殿傍胡僧坐其下忽不見殿成
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
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鼠之
耗農人多驗之

月中桂子

紹定間舒岳祥讀書館中會中秋月色皎然聞瓦
上聲如撒雹甚怪之其祖拙齋啓門視之乃曰此
月中桂子也我嘗得之天台中呼童子就西庭
中拾得二升其大如豫章子魚皮色如白玉有紋



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芝蔴氣味囊之雜菊花
作枕清芬襲人其收拾不盡散落甄罇者旬輒出
樹子葉柔長經冬猶秀尋徙植盆中久之失其所
在

花

杜鵑花以二三月杜鵑鳴時開一名映山紅一名
紅躑躅有二種其一先敷葉後著花者色丹如血
其一先著花後敷葉者色差淡人多植庭檻間結
縛爲盤盃翔鳳之狀越州法華山奉聖寺佛殿前

者持異樹高與殿簷等而色尤紅花正發時照耀
楹栢牆壁皆赤每歲花苞欲拆時寺僧先期以白
郡府守率郡僚往燕其下邦人亦競出往觀魚虀
日寺僧厭其擾陰戕之蓋宋時已彫枯矣郡齋有
杜鵑樓天衣雲門諸刹皆有之又上虞釣臺山上
雙筍石其頂有杜鵑花春夏照爛望之若人立而
飾其冠冕者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真宗過密之時
花枯槐三載乃復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
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旣而復茂嘉

泰志云近時又謂先敷葉後著花者為石巖以別
之然鄉里前輩但謂之紅躑躅不知石巖之名起
於何時今江南在在皆稱石巖
竝頭蓮前未經見晉泰和間生于玄圃謂之嘉蓮
其後見者不一柳宗元張仲素俱賀表今所在有
之不為奇有一本而三萼者

蓮有四面者徐文貞詩云四面花開玉露滋曉風
翻兩葉垂垂泉明酒思瀛谿癖憑仗盆池借一枝
太華峰頭幾夢遊若耶輕舸亦難求小池寂寞憑

誰遣面面華邊看白鷗

唐時四川忠州有木蓮二株其高數丈在白鶴山
佛殿前其葉堅厚如桂仲夏作花狀似芙蓉香亦
如之每花拆時有聲如破竹

蜀西雪山有佛果樹高數丈葉如芙蓉花白兩出
若蓮瓣大如掌參差相掩陽則展敷陰則脗合果
在其中至冬殷紅類紅消梨

蜀主昇平常理園苑有青城山叟申迅進紅桅子
花爛紅六出芬香襲人結實甚大用以染素則成

赭紅

廣西太平府有羅望果自外皮剝至見膏凡九層食之甚甘廣東人呼為九皮果

石榴舊說以枯骨置枝間石壓其根則結子繁盛杭越之間呼為余庇蓋避錢鏐諱云剝中者佳地近東陽多榴房

華容縣觀音寺有玉蘭一株輪囷盤鬱高十餘丈遠望如玉山

潯陽陶狄祠植山茶花一株幹大盈抱枝蔭滿庭

二月三日祭時花特盛好事者分種之竟無一活紹興曹娥廟亦有之止加拱把之半土人云千年外物

蕭縣有天棗在天門寺春時吐華結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熟次日遂空宋淳熙間秦中有雙株海棠其高數十尺偃然在衆花之上與江淮所產絕不類荆南官舍亦有兩株略加之姿艷柔婉豐富之極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一作花永

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視之取花以回
宋淳熙三年二月如臯縣桑子河堰東孝里莊園
有牡丹一木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則此牡
丹也過者皆往觀之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見花
甚愛欲移分一株掘土深尺許見一石如劍長二
尺題曰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
敢移以是鄉老有生且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
為壽間亦有約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
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

一百九歲而終

嶺南無牡丹移植不花花即不利其主梁文康之
孫中舍紹續攜至家花開召客飲疾發即殞易數
主皆然

陸成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花朵茂盛顏色鮮
麗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許俟開後乃移既移
其花朵朵皆背主面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
殘零亂無復前觀

紫微一名滿堂紅

越絕書句踐種蘭渚山王右軍蘭亭是也今會稽
山甚盛餘姚縣西南竝江有浦亦產蘭其地曰蘭
野州自建蘭盛行不復齒及然移入吳越輒凋有
善藏善植者售之輒得高價而香終少減以野人
論之更不如山谷間取之甚易而且多貴所賤少
所見豈虛語哉

蕙餘姚江邊多產之因名蕙江今惟閩爲最盛遍
于江南有譜

黔中緋桃花夾竹桃花甚蕃另有一種名日月桃
一枝分花或紅或白又有六月柿莖高四五尺一
枝結五實或三四實一樹不下二三十實大傘火
球未足爲喻條似蒿葉似艾花似榴種來自西蕃
故又名蕃柿

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生水
之義然桂花四出潘筮江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
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
方金之成數故四出而金色且開于秋云然蒼蒼
亦六出

木

楓木之老者為人形故曰靈楓其曰靈椿則顯以壽言矣謂帝座曰楓宸蓋侍衛臚列不動有如楓又曰丹宸卽丹楓也

金剛纂生天目其樹長不滿三四尺多屈曲雖春夏亦無葉每觸其枝曳裾不前夷緬國有是種相傳剉其末以漬水水必毒飲者立死曰人瘡又能借之以為誘淫之法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森秀若相迴避然謂之讓

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樹皆有皮惟紫荆無之木皆有理惟川柏無之花皆有種皆可變色

宋南渡時高麗進陰陽栢二株初僅二尺種之永懷寺殿庭左右久之高與殿等每左花則右實右

花則左實

金荆榴樹色如真金密緻而文綵盤蹙者如美錦細膩而香隋煬帝時朱寬征南得此木數十片用以作枕及案面沈檀所不及

雲南太平諸郡有木肌柔膩而色白如銀名曰銀木用以製器絕佳

松蘿樹唯安南有之唐大中間裴休建賓州廣教寺黃蘗禪師募得此材以神通力皆自并踊出寺成尚餘八株植之殿前輒敷榮長茂過僧有異行者卽開異花數色

橫州產鐵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顛石南而質細厚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一開累月不凋

蜀地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此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間作紫花散落滿地冬月之望雜百樹中榮枯冬異

柏松聖跡

都昌柴棚鎮有古松一株 太祖征偽諒時憇其下萬曆甲申知縣王廷策卽地建亭掘得 畜之江又建前亭豎梁時有赤鯉從空飛下 高皇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縣見古柏甚奇駐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 聖天子也喜之

贈以詩笺令得遊天下 後初亭繞之而空其中
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繞伏其上王世懋詩云何
年古栢尚青青曾是 高皇玉輦停不傳 聖恩
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

僊菓樹

浦城縣村中有白果一樹世傳以為仙人擲樹枝
於上其枝垂生每年果熟時不生於枝節惟於樹
身腫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三斗多至石餘形視凡
果差小味則同

神棟

古棟樹在江濱埜田中土人呼為黃棟高不過丈
許而週匝可布十肱從地拔起色類精鐵望之如
百十怪石磊々峻嶒逼而跡之莫辨其為植木也
綴以老幹虬枝拳曲夭矯而枯瘦削立又絕似坡
公筆意野人相傳有神宅焉樵牧皆不敢迫必千
年物也好事者裴徊其下移日忘去惜峙大荒非
塗輟所經故賞識者少東天目自化城寺側轉有
松樹一株亦如之根在屋下頂高走路僅二尺許

俯視如薺規圓可三畝牧童翻筋抖其上不動也

水檀

蘭溪黃溢之下大溪岸上有檀木一株其大合抱高十數丈不知幾何年矣每歲春夏時溪流漲後始生枝葉其發生早晚必以水漲為一如或漲後而不發則必復有大水鄉人因以占水之候

柿石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蓋數百年物崇寧二年冬雪寒甚木凍忽裂至

根中有竒石長袤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聞者爭觀莫測其兆多以為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於他人居之復不寧泊宣和未不及三十年屢易主人矣

射樹

萬箭樹在永昌府天井山北段氏時撲蠻為盜出沒於此故過者射其樹以厭之樹高五丈餘箭鏃如蝟毛然

綠衣乞命

太倉州吳怡一夕夢兩緣衣丈夫桎梏至公前叩
頭乞命嘿念是且有當死者比且起行伺門間無
所見見有人腰斧鋸趨而前問之則曰適有木商
搆得村中二銀杏樹約券已成且伐矣公驚曰木
乃有神如其值償之乃免

竹

人面竹剡山有之竹徑幾寸近木逮 尺節極促
四面參差竹皮如魚鱗而凸頰類人面爾雅筭數
節

戴凱之竹譜竹之別類有六十一黃魯直以為竹
種類至多竹譜之類皆不詳欲作竹史不果成今
所錄猫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幹大而厚異衆竹
人取以為舟四明洞天記毛竹叢生澗邊又金庭
山毛竹洞天有毛竹 山下風吹竹葉如雲直
月竹產於蜀嘉定州每月生筍 又黃魯直
崇陽縣有龜紋竹惟寶陀巖產之竹僅一本製扇
甚奇聞今亦絕種矣 古賦竹葉立古辨竹東
高潘有踈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

竹瓜州有無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有十
抱之竹濡州有扁竹占城有藤竹員丘有船行東
方有弓竹焉郤曰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
其長百丈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可用為杖漆州產通行直
上無節而空洞

成都有竹青黃相間謂之黃金間碧玉辰州有龍
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桃源山有方
竹湖湘間有徑尺之竹可以甃羅浮山有龍公竹

其大徑七尺一節長丈二尺葉若蕉

熊耳山有丹青竹其葉黃碧母相間交廣有思摩
竹筍自節生筍既成竹至春節中還復生筍黑竹
如藤長丈八尺色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名觀音

竹產占城國

蘄州嘗產十二時竹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
十二字安福周俊叔得此植之家庭十餘年筍而
竹者十之三

草

茶陵州雲陽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萬
葉百年而開一華已開不謝陰卷暗舒狀似芭蕉
名曰經劫草

蘆葦茗荻皆草之屬也惟葉與色稍異茗尤紺碧
可愛然皆生于水次洲上惟我湖廣茗山高二百
丈遍山生茗望之翩翩作鳳尾形茗水所由出自
頂及麗處處涌溢草水山合為一以此稱奇
綏寧有夢花草其莖如藤其花黃白業條如線有
疇昔得夢而遺忘者紐之即寤又有草名八角蓮

可以伏蛇諺云識得八角蓮可與蛇共眠

廣西有都管草一莖六葉能辟蜈蚣又有蛆草能
辟蚊蠅

紅草產廣西太平府亦名草禁被人用以漬水作
紅飯或以染帛又有胡蔓草葉似柳而大蔓生著
黃花一葉下咽立能殺人亦名斷腸草又名香茵
唯甘草汁解

鶴子草形如飛鶴當夏作花有雙貴生蔓間食其
葉久則蛻而為蝶女子佩之號為細蝶北戶錄有

無風獨搖草曰媚草卽此類也

桂林有睡草見者令人睡握之久睡一名醉草亦名嬾婦箴

金州西北五里心山有草雖大風不偃

雜品

容梧之蒿可棟高潘之蕨可杖蘇門答刺之瓜茄一植而五歲儋州之荷四時作華北荒有七寸之棗南荒有三尺之梨東荒有三尺之椹木蘭皮國有五尺之瓜二寸之麥暹羅之稻粒盈寸屯羅島

之麻實如蓮萸

松為百木之長蘭為百草之長桂為百藥之長梓為百木之王牡丹為百花之王葵為百蔬之上綸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木也

棗杏之屬為核果梨柰為膚果柳胡桃之屬為殼果松柏之實為檜果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竹萌謂之筍蘆萌謂之蘆穀稻萌謂之秧

苔為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為宜蘇南人呼為妬草
倪元鎮庭中苔滿落葉以長竿揭而去之不欲踐
傷也

今人稱茄子為酪酥出于宋龍圖閣一書曰貽子
錄或曰當作落蘇未知孰是

寇宗奭本草衍義曰白冬瓜一二斗許大冬月收
為菜又蜜煎代果可以禦冬故曰冬瓜今皆誤書
曰東蓋因西瓜之對也又有青色黃色而形類越
瓜者本名胡瓜晉永嘉後五胡亂中原石勒僭號

于襄國諱胡尤峻因改為黃瓜胡萋為元萋胡麻
為芝麻胡桃為核桃江南曰羌桃

相傳西瓜種乃元世祖遣人入西域所攜者然金
王予可雲南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
卷隴頭雲則又在元之前矣

温州乳柑冬酸而春甘太和山騫林茶葉初泡極
苦澀至三四泡清香特異人以為茶寶也

薔薇露出回回國番名阿刺吉此藥可療人心疾
不獨調粉婦人容飾而已

甘露

其凝如脂懸樹上有方三十里積至十餘日者則
宋文帝十七年高平鄉富民村也徐州刺史趙伯
符以聞

元祐八年南城縣東界山甘露降沾結數十里逾
月不散

嘉禾

正德六年如臯縣嘉禾一本有至百莖者其一本
二十莖者尤多

狀似

漢靈帝中平元年濟陽濟陰宛朐離狐縣界有草
生具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
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雲雨

符堅圍姚萇營中乏水絞馬矢以吸多渴死者俄
大雨營中數尺周營百步外寸餘而已堅怒推案
曰天其無知乃降澤賊營河朔三鎮叛自相推為
王莽壇就位是日三叛軍士有雲氣頗異馬蹶方

任征討望而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先是其地
土忽高三尺獻諛者以為益土之兆嗟乎大與雲
豈無知乎僭竊叛逆數之所值自不能違祥瑞原
不獨為君子設也

鶴兔

嚴分宜禮書時因宣召旁午寓頗遠艱于趨赴移
之西關外構堂舉梁正寢羣鶴自雲外止于上翔
鳴良久乃去意當時方衆咸駭異分宜自作記因
思齊武帝葬皇后其墳上有白兔來棲畢事乃去

此皆世間祥瑞事乃嚴氏權寵不及廿年敗沒齊
朝僅再傳廿年亡國則祥亦終非永福也太原相
公亦有來鶴堂余宴其中相公述其異然來止獨
鶴不數年相公父子孫俱沒

獺祠

宜興長橋下舊有白獺若出穴四望而嗥則為兵
兆神而祠之禱必有驗或賦詩云淪淵不作捕魚
忙攬報人間赤白囊世道清平渠屏跡吳宮鬻頰
授神方

犬逐通判

嘉靖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
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有犬作人言語
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曷往懇相率詣趙
倏忽數百人魚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
去乃得倖徵

三巨人

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陝西會城初昏時陰黯忽
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

袂飄搖鬚髯如叢戟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嘉靖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寧王濯未第時同二
三友人丙夜過秦邸見一巨人從東蹣跚而來高
三丈餘衣鷄百結若乞者狀至蕭牆東南隅扶牆
內望若有太息聲萬曆三十五年一宗室出門又
見一巨人從北著白衣白幘耳有鐙高二丈餘兩
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物異

正統戊辰秋南城縣丁祭是夜三更學中明倫堂

暨東西齋從空飛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尚帶苔衣
重可四五斤惟有聖殿飛石不到

遼東廣寧等衛狂風大作晝暝有黑穀蟲墮地大
如蒼蠅久之俱入土又數日鑽土而出飛去晝晝
如蝗瀋陽錦州城梁牆為大風所仆者百餘丈野
火燒唐帽山堡人馬多死傷者
成化二十三年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群
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
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

男女無弗見者耆老梁秉高言正統間亦有此異
地方不寧本縣頻年旱災民力耗竭復覓此物莫
不震懼

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蟄數百萬大小相負自
高郵蛤蜊壩過人皆礙足不能行入興化界散漫
無迹負行蟄爪入膚理牛虻之不能脫識者以為
水徵云

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
額下有曰鬚竟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

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余赴科試在杭州昭慶寺夜步階除微風吹積屍腐氣不可忍又一日登保俶塔望山後積樞幾至山半流液成川

萬曆十七十八年揚州府大旱下河芟葑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隨葑田食根至盡葑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鄉民賴之墾田十之一二

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晡時山東臨邑縣蜻蜒蔽

空勢如飈輪東西亘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俱盡

十八年夏初乳源前江多蛇啣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巖穴中一日夜始盡人擊之亦不為害

萬曆四十四年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到羊豕禱神有神有蒲神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啣竹樹芟蘆不及五穀有朱某者牲醴悉具見蝗勢且逝遂不致禱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啣而去隣畦不損一苗相傳有怪書投其

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

色異

弘治十四年馬湖府底涸江水色變白明瑩可鑑
翌日白濁如泔漿凝于兩岸沙石上者如土粉至
十七日始復如舊

敘州府東南二河水變色白如雪濃如漿者凡三

日

水旱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揚州海潮汎溢溺一死甕丁三

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二萬餘人是時江淮之民
殺戮至慘豈猶未滿耶

萬曆九年十年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
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
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外來男子
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
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
叫賣魚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
婦叫喚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

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揀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飯晝夜哭三日而死

地震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
南山陝同日地大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華州
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
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
阜或一日連震數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漲華
岳終南山鳴河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

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南兵書韓邦奇南光祿馬理
南祭酒王維楨同日一死焉米仲良家八十五丁陳
朝元家一百十九丁俱覆如此者甚衆其不知名
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

地震之夕王祭酒侍候太夫人漏下二鼓太夫人
命歸寢領諾歸未卽榻而覺乃奔出急呼太夫人
時太夫人已就寢脰熟祭酒反被合牆壓斃太夫
人雖屋覆固無恙也富平舉人李羔與冀北道參
議耀州左熙內兄妹丈也同會試抵舊閩鄉店宿

聯榻而臥李覺地動走出呼傾時左被酒寢聞未
起旣李被崩崖死而左賴牀榻撐支止傷一指其
初發也自潼關蒲坂奮暴突撞如波浪騰沸四面
潰散隨各以方向漫緩而受禍亦差異焉省城之
西漸輕東則漸重至潼關蒲坂而極輕者房壁之
類尚以漸左重者則一發卽傾蕩至盡輕者人之
救死尚可走避重者雖有倖活多自覆壓之下掘
挖而出如渭南城門陷入地中華州堵無尺豎潼
關蒲坂城垣淪沒他如民庶之居官府之舍可類

推矣縉紳被害自前三人外又有渭南郎中薛祖
覺員外賀承光主事王尚禮進士白大用華陰御
史楊九澤蒲州參議白璧而渭南謝令全家靡遺
其他如士夫居民合族而壓死者甚衆受禍大數
潼蒲之死者什七同華什六渭南什五臨潼什四
省城什三而其他州縣則以地之所剝別近遠分
淺深矣受禍之慘者如韓尚書以火廟坑煨燼其
骨薛郎中陷入水坑者丈餘馬光祿深埋土窟而
檢屍甚難其事變之異者或涌出朽爛之船板或

涌出赤毛之巨魚或山移五里而民居儼然完立
或奮起土山而迷塞道路或一山分移相去四五
里其他村樹之易置阡陌之更反蓋又未可以一
一數也時地方乘變起亂省城驚傳曰夷反久之
始覺為訛言如渭南之民搶倉庫以鄉官副使南
逢吉斬二人而定蒲州居民掠財物以鄉官尚書
楊守禮斬一人而定同州之民劫鄉村以舉人王
命手刃數人而定此變之後次年固原地震其禍
亦甚至隆慶戊辰本地再震自是以來無年無

居常震搖迄萬曆之歲未甚息焉是以居民罹此
荼毒勉造房屋而不敢為安業有力之家多用木
板合廂四壁上起暗樓公衙之內別置板屋以防
禍焉

地震有連數省者有一省者有一府一邑者有一
村落者卽一村落有微震大震無聲有聲聲至如
雷者萬曆戊午十二月六日花林茅中翰在家地
震聲如雷自西而東約十餘里距南北各三里
外都不覺有異遠近大小之間迥別如此真不可

解一老農云有一家動搖或止一楹而餘家餘屋
不然此又以尋丈尺寸論矣山中泛洪亦如之戊
午七月十三四日大風雨自寧國而東至吾鄉安
吉等處泛者數百處水高至數丈漂沒無算而餘
年有十餘處數處只一處者其地若有物奮起或
曰蛟為之然又有突屋透尾徑出而不發水不害
人者山樵云雉與蛇交生卵入地每歲雷發陷下
一尺不知若干年始生又不知生若干年始出大
約隨其大小強弱以為勢之低昂不可一律論此

固是一說而余謂山壑中亦必有真蛟蜃久伏而
出決不止雉蛇之毒氣也

山崩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名
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午時崩裂一半長一里其
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
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
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

八日遂崩

血湧

萬曆十七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舡到八都地名茅家浦口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舡上舡卽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卽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查審尋破朝鮮浙兵東征

死者甚衆

都城大水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閏六月二十四日等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民滄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坍塌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

甲寅更漲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
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淹死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
者尤多公私拾物民間田廬一切流盪雨霽三日
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奔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
堙不可渡誠近世未有之變也有詔發銀十萬兩
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
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七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八

蔣山佛會記 四則

傳衣

袈裟

五銖衣

三教 五則

小佛像

大士湧出

佛牙

布袋

遺蛻

長耳和尚

願得地

捨宅之始

兩京諸寺

女中天子

石佛

寺門風水

戒壇興廢

翔鶴

造塔

水墨羅漢

羣飛蘸油

百尺彌勒

馬房燈光

誌公埽塔

刮金

羅漢化米

麻衣書字

獅巖

龍湫

體玄僧帽

僧姓

住持

募緣問子

水火二相

殿左施

入棺跌坐

我非真我

佛奴母脇

金氏青蓮

胡御史僧異

癡和尚

拳棒僧

達觀始末

鼻禿像

僧假王子

高牙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蔣山佛會記

宋潛溪集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
 雨風時順于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固有三二與
 天為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
 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下上弔奠靡
 至杌然魚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存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



雄氏之教為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
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大監臣差以穀且就蔣
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
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
丞胡惟庸移書于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
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 上服皮
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
忠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
香于爐復再拜 躬昧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

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
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
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
而焚之退闕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
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
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
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
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薷奠幣
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

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水
桃暨名薺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重土行初
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
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
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羣
臣退諸浮屠旋遠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
攀駐之意初斷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
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
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絲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

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
儀使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
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于徑山禪師宗泐
受毘尼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
咒飯摩伽陀解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羣臣
復同樂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還
大次解嚴羣臣趨出瀛闈前事二月淒風戒寒飛

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 鑿輅一巨雲開日
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陞而升嚴
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肅儼如象馭
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
饗焄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
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肆惟 皇上自臨
御以來卽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主
國有國厲之祭 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
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

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
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
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為賢澤
及朽骨而况于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于
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廣衍無際將不問
于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
歎盛哉祠部郎中李願主事張孟兼蔡秉夷臧哲
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
揚 聖德于罔極同請瀛為之文瀛以老病固辭

帝獲既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
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
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網解紐亂是用作黑
稜盪摩白日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沓若積屍橫縱
委溝溢壑其二霜月淒苦涼颼酸嘶茫然四顧精爽
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缺為心寧免涕洟其三
惟我其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
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豁彼蒙翳其皇輿載臨
稽首大雄遙瞻猊座如覲眸容香凝霧黑燈類

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鐘

其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風

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

還清淨觀

其

廼陟秘殿迴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

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

其

法筵設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

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

其

鴻恩既廣氛

盃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

大庭擊壤康衢列謠

其

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成遂史臣載文永

皇來齋其十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卽蔣山寺建廣薦
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枝藏經命宗泐撰
獻佛樂章旣成進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
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鈔濟曰善
成凡八章勅太常詣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為定
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聖旨御製廣
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
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為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
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
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
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
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
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
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歲事如記言
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

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
及蒲菴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
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
之體制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
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為疏其後使覽者
互見而備文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為儀曹諸君所請而作
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

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
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
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
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因王大臣讀予記者當
知王化與真乘同為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
常新猗歟休哉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聖皇崇
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

仄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
人好學之切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
代制作之盛足以為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于其
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傳衣

郭青螺集

萬曆乙酉予入韶州間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
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衣寶鉢革履衣似今羊羢
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眼布緝木綿
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為廣東提學魏莊

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
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革履云是六祖遺履北今
履差長耳衣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磨所遺
有言是武則天所賜未有定說高僧等傳釋迦佛
有衣名金縷僧伽梨衣釋迦知化期將近命摩訶
迦葉迦葉敬奉佛勅後持入雞足山自念今我被
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
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於是寂然入定則釋
迦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比丘傳法婆舍斯

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
王得勝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
法後人祖曰吾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
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
卽請其衣秘于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
衣寔出達磨考達磨傳菩提達磨傳法也慧可命之
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為法信惟恐
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
為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

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
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死後傳法毋傳衣鉢
慧能稟教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
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卽位永泰元年夢尊
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卽詔使臣持還曹
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於魏莊帝堯
立之際寔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
野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石
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

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檜子貢之楷老之栢漢之
松是也而金縷魚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
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舉肅宗之取唐宮
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內
千年之物獨此衣存

袈裟

執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
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中花氎淨
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袈裟蓋西域以毛為之

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

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

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

或從毛
作袈裟一名魚

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庚衣一名離塵服一名

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

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穢衣一名離染服

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

也

五鉢衣

執林伐山又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
里志玉肌魚軫五銖輕若以為天女玉肌之衣不
知諸天人皆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
銖半銖者不獨五六阿含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
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
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云天衣飛行
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註十
黍為累十累為銖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五銖
六銖尚未及半兩微乎輕矣

二教

魏道武除沙門法令至嚴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謂
然密密弛緩故道武沒後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
辟如燒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並行久矣
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語關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將儒釋道合一著書曰法藏碎
金凡數萬言不出此義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
又為耄志餘書湛師以為不見正法眼可恨然則
三教合一之說今人不過拾其唾餘耳乃詫以為

異何耶

三教互相攻擊此依秀才潑和尚癡道士識見儒者能容之用之暗禁末流方見廣大

自浮屠黃冠而改儒為仕官者不少惟唐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少警悟工為詩李太白異之授以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僧已而復冠仕至太常卿蓋涉歷三教然于義俱不甚解也而儉躁最為特所薄

天下之變幻莫甚于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稀折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奇為勝而業為儒者耻以奇自見以此差足勝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廢以奇濟平則平乃盡變益見為奇故儒猶青天白日也二氏則日之珥月之華以及雲雨露雷總之皆天也離而廢之不成為天合而混之麗天者又幾魚辨矣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時虎銜一小佛像置于時山之巔有朱道人建菴以奉之至今靈驗

大士湧出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保
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
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
卽其地立大悲閣

佛牙

萬曆辛卯浙僧眞淳得佛牙于天台山中獻于管
東溟時陸五臺為南尚書管以轉屬陸大喜雕紫
檀小浮屠籠以金絲文龕送入天恩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闍人或問年幾何曰此袋與虚空
齊年化後復見于東陽

遺蛻

魚量壽佛遺蛻在廣西全州張口眼露二齒歲昇
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皆濕後燬于火僧拾
遺燼和泥像之昇入城汗出如舊又全州臨江一
峭壁凡數十級半壁有一木櫃歲久不腐人稱兵
書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做訪異書入全張雲

梯募健卒採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二鋸牙垂
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瘞
之
長耳和尚
定光佛初為和尚號法真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
可結頤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既寂漆遺蛻日
翕口微張以院為寺正殿居中龕蛻居左覆以樓
殿屢燬不及樓

願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池州東巖修
習久土人閔欲齋之地藏謝不願願得一袈裟地
閔許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閔即付之舉
家悉成正覺去

捨宅之始

捨宅為寺自吳呂蒙始今建安之開元禪寺是也
或云其子孫為之

兩京諸寺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太監谷大用故地也

聖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于萬曆四年至六年秋成
殿宇壯麗僧房羅列一塔聳出雲漢四壁金剛攬
拏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隱隱眉睫間如西天龍華
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雲寺瑰壯靡麗正德中于經大璫
所造經為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上請贈父
泰為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復尊上於
通州張家灣等權商賈舟車之稅極為苛悉歲入
銀八萬之外即以自飽斥其餘羨為寺於香山而

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上亦親幸焉故
為之賜額及勅而經後隨上南幸其寵亞於
諸貴會上得疾久多所恚惡一日忽厭經而逐
之盡革其官與所賜蟒玉使辮髮從小璫受翰
林師教誨嘉靖初下獄庾死籍其家而寺與墓獨
存

南京三大寺為鍾山靈谷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
報恩寺五次大寺攝山棲霞寺天竺山能仁寺牛
首山弘覺寺雞籠山雞鳴寺廬龍山靜海寺并中

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與視六朝四百八十蓋有間矣

報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莊嚴雄偉蓋悉

成祖宣廟財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夕俱燼僧房無恙今皆化為酒肉場矣塔燒琉璃磚為之不可焚今尚完好惟踏級刻不可步為級者九登五六級南中歷歷可指鐵頂左欹僧雪浪修之乃復舊雪浪予及見之偉長而美有才氣橫行南中郭明龍為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

所終蓋妖淫之尤也

報恩寺永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年方完蓋十六年矣塔九層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

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晉長興年陸地生蓮花兩莖有司穴地視之則一僧儼然在瓦棺中其花發于舌根芳馨異常朝廷聞而神之賜建慧方寺民間仍以瓦棺稱之它志所謂銅官鹽官之類非也南唐改為昇元寺後燬于火國朝歸魏

國為菜圃數見神光有比丘覺恒自伏牛來禮魏
國復之掘片石刻畫巨閣形製中生釋迦次及三
大士旁列天王筆法精良寺遂復振
葛屺瞻寅亮為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刹有賜田
者稽籍籍在則問祖祖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
在有司往復甚苦既有緒興補墮廢約束僧寮秩
然可觀亡何為狂生所辱同鄉人督學者又助之
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
所為今已蕩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獻明肅皇后本成都之華陽人家以播鼗為
業隨父龔美遊汴過荆門止玉泉寺慕容禪師夜
夢金剛報云明日女中天子過此因厚遇之贈以
金時真宗尚為壽王居潛邸知客張耆引后見王
王悅遂納之無何壽王卽位自貴妃冊為后天禧
末慕容已往長蘆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
無僧堂長蘆無山門詔建二寺門堂遣中使齎白
金三千兩安寺市田兼賜龍眉龍角鎮山勅建皇

后行宮焉

石佛

嘉定州凌雲峩眉二山竝甲天下今人只說峩眉不知凌雲豈世間兩大不能竝耶凌雲石佛高三十六丈唐開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濱鑿石為之未就而歿真元初韋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層閣額曰凌雲寺

寺門風水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第一叢林牌坊香爐旛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鑑之言也

戒壇興廢

杭州昭慶寺建于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始為戒壇屢燬于火入憲宗時議修復按察使楊繼宗領其事我湖富民吳瓊捨萬金為倡落成甚麗并開戒壇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至當事者恐其區廣為賊藪焚之旋即修復後復火孫繼造隆又復之壯于前觀矣

翔鶴

嘉定南翔講寺在縣南二十四里梁天監間里人掘地得石徑丈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得齊卽其地作精舍每鶴至止必獲檀施後鶴去不返僧方悵然哦詩見石上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語因名焉

造塔

越州寶林寺宋元徽元年製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遺教等與法師惠基于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

時有皮道與捨宅連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岫岫有靈縵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晉末沙門曇彥與許詢玄度同造輒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中岳陽王將至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卽入寺尋訪彥望而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彥彥曰未達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復修塔塔加壯麗唐會昌中廢乾符元年重建改題為應天

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層高二百二十丈號
應天塔崇寧三年八月詔改崇寧萬壽禪寺三月
八日又改崇寧為天寧每歲天寧節郡寮祝聖于
此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俄又改廣孝為光
孝專奉徽宗皇帝蓋以本天寧祝聖之地也時有
長老滋須者有高行會改當十錢為當五郡守召
須及能仁長老密告之且曰聞二寺方大興造有
未還瓦木工匠之直倘蓄當十錢可急償之明日
文字一出皆大折閱矣二人既歸能仁呼知事僧

告以將赴他郡之請凡有負者皆即日償之於是
出千餘緡與之抵夜乃畢得者皆喜明旦遣侍僧
問天寧則曰長老歸自郡齋即以疾告閉方丈門
熟睡至今猶未起也及令下須始以當五之數償
負能仁乃大愧服乾道末藻繪尤盛置田五千餘
畝

水墨羅漢

會稽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奇古凡
視之初則隱隱模糊久之漸明顯可挹喜怒憂寐

其狀不一宛然如生世稱僊筆相傳昔有自矜其
技者寺僧延之乃獨處一樓謝接談對惟令日供
飲食既浹旬僧疑而瞰之見其以盆水自昭自圖
始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盪其手棄其水于地泉逆
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道收其所遺得羅漢十
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
妙絕似釋家以為畫者後身又云乃僧貫休俱未
可知且靈異凡懸掛失其倫序則墜卷不停國
初有盜者利重貨竊而鬻於杭卽托夢以指示寺
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成身持去將渡江風
逆十晝夜則夢僧人數千驅其登高涉險神思不
寧懼而醮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違戒行忽一夕
主僧夢羣僧負擔相率辭去越三日罹干火遂煨
燼無存

群飛蘸油

淨土寺在會稽淨土山唐開寶五年卽舊善名寺
遺址建名彌陀院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號淨土寺
後山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

海道途之人望以為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二更忽滅寺僧疑行者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盡時則有如人形一群飛自西來啾啾呼噉集塔上燈即滅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餘果見一群約千餘人來塔上各蘸油傳瘡僧直前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慧光乞油傳刀箭瘡痕即愈便可托生僧問此番托生何道衆軍作四隊前後應答後世當生為富貴人只得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買油更益燈滿塔上每夜鬼衆仍集取油傳瘡半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百尺彌勒

新昌寶相寺在南明之陽東晉曇光開山齊永明中僧護嘗隱於此護始到夜聞鐘磬僊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焯燁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出今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加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

咸平僧端辨嘗記之云按劉勰舊記齊永明四年
有浮圖氏厥號僧護嘗茲矢誓期三生躬造彌勒
之像梁天監十五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泊畢龕
高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
五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
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
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
一丈三尺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
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尺五尺壯麗殊特四

八之相罔弗畢具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
下鮮可比擬者後梁開平中吳越王鏐賜錢八十
萬貫造閣三層東西七間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寶
鉅萬建屋三百餘楹後鏐之孫俶又列二菩薩夾
侍閣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間邑人石湛鑄銅鐘一
口董遂良等捨錢百萬粧飾金像又詣闕請經一
藏石氏又起轉經藏并寶殿以安之賜額寶相殿
後侍像亦壞元元統二年僧普光更為坐像二高
六丈五尺又以銅絲為網護于其前 明永樂九

年住持僧喬重建三門毘盧閣凡三層五楹高十
三丈五尺正統中悉燬于火萬曆三十一年復為
石龕罩之永絕火患

馬房燈光

貴陽府蘭州永洪菴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
溪所構僧江南人以罪成赤水役千陳百戶所
棲馬房夜有燈光照數里陳異而遣之遇禪師為
示三乘既得正覺選地以廬因廬焉是為宣德二
年越二載 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

溪亦與焉別弟子語曰此招提中徒衆慎無踰四
十踰則殃抵京將召入 上令中使密置經檻下
覆以錦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 上召之急對
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藉經為罪非 上所以召
臣意 上異焉翻經入之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
何故曰畱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 上未信後
十餘日守臣報火作如其語 上遣還遂示寂畱
都後有檀越廣其居成福地林麓點蒼谿洞鏤錯
中有磨刃溪大石橫其中為石佛口水從兩傍流

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掛巖為珠簾三重寺中緇衣四十人每自外來者過五人則有一斃過三人則有一病過一二人則有怪

誌公塲塔

臨邑縣東有塲塔云是志公所營四面有石獸迅猛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所損今猶在彼云

刮金

諺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璜奏沒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羅漢化米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甚米價翔貴一羅漢變為僧去化米於贛縣得載兩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歸領人來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兩履盡濕舟人遲之兩日不至亟詣寺僧問故寺僧曰此無有也舟人行殿上見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尚濕乃知羅漢所為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酷類行

役方息汗泚泚在其額

麻衣書字

折梵宮者必受其毒吾師陳弼陽建壽壙于峽石
山有觀音廟直其右以計燬之果有滿指揮之死
累其長子問斬坐獄十年破家十萬指揮未死前
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店門上凡七十餘家惟
一老媪沽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放火欲
燔屍滅迹因延燒凡書夫字皆盡老媪家獨免考
滿指揮之先乃以夷人歸附實姓矢成祖為改
姓發海鹽衛夫字近矢復近火蓋其兆已豫定矣
郭青螺又言其郡會諫議撤快閣尹合撤南臺皆
斬其祀吁可畏矣

獅巖

黃文肅公讀書大雲山下水際屢得採藥尋其源
遇二僧忽二獅子驟至僧叱曰勿驚地主公因捨
地立寺額曰獅巖其山盤曲深秀一達官利其地
縱火焚寺火尖蟠結如毬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獅
啣入洞中驚絕久之有僧撫其首復甦乃叩頭願

重初寺贖罪僧嘻曰勿言汝且歸旣歸罄所有集
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風雷龍伸爪攫去魚一雷
者其人亦竟死未幾一老叟過之發願修復方闕
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衆歡趨
不半歲告成老儒丘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歎曰
昔何遭劫今乃重興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
有應者曰公言誤矣彼畜業重福何從興有發心
者即佛即僧

龍湫

李元陽滇人駐十九峰下鬼水漲衝城裂其門沙
沒民居閔之以問祖秀眉曰郡本龍湫漢書詔邪
龍雲南是己古宗佛法建寺塔彈壓民始得安今
法廢龍復作崇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
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公受命默識旣貴
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
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敎
其法漸備水患用息

體玄僧帽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雨避
大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
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
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卽
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
二字為匾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
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
疑懼乎敬曰歸省乃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
勞困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卽可歸矣翁笑曰山

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卽君且燎濕衣徐為之
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為誰何姓童子曰先
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
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為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
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
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為請翁曰昔體玄先生
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為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
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藥南來結菴少
憇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為

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即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
火衣乾懇還翁起謂曰即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
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
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
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
不能留款以此為贈敬辭曰吾為書生平生志氣
將期匡濟天下翁為長者既蒙訓教安得以此帽
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
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

能生出宜秋門子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
也敬却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
悉籬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
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
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
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
若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
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
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為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

震驚而出此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
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
是兩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閻夏日宿西禪院
詩卽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兩院靜若無僧之
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按潘閻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
為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
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
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閻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

毀廢閻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間之知事將連
逮卽奔避多遜鄰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
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閻作詩曰不信先生
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
解服僧服鬣鬚髮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
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
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曰此必潘逍遙句也
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為秦理掾諷秦
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處之

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
詩誦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閻
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
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
閻罪以為滁州叅軍卒泗上

僧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
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
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為帛至道安始言佛氏
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元時僧度牒以羊皮為

住持

僧家住持各據席說法未嘗有崇卑位分之異宋
末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謂官署然有服
勞其間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聲華彰著乃拾級
而陞改主大寺得至于五名山則如仕官而至將
相為人情之至榮元亦因之 國朝兩京考之禮
部省直考之府官其氣勢不如宋元之烜赫僧亦

不復倚之為重矣

募緣問子

元至正間嘉善張臣伯質雄一鄉生子曰巨森年十歲不能言甚以為憂一日有僧募緣建吉祥橋過其家臣伯給曰問吾子欲為即可僧詣其子問之巨森應聲曰吾家獨成臣伯喜從之巨森由是能言

水火二相

自來僧家幻異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圓寂懶牛和尚既說偈已卽沿麓至磯舉步大江如履平地徐至中流乃踟躕而坐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沒宛越十三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襪履無少脫遺跌坐儼然如生群鴉野鳥環鳴于席外舟人聚觀乃與歸茶毘焉奇矣奇矣兼水火二相矣

殿左施帳

黎文僖公淳劉忠宣公大夏少肄業于華容縣之圓覺寺僧大鏡夢殿左施金龍帳二神端冕坐其中曉起二公在焉正夢中所見也資給之良厚二

公既貴貽以金怒却之曰吾豈望報者耶終身不出寺門

入棺跌坐

東阿城北有香山寺寶燈禪師實駐錫焉築高閣棲其中寒暑昏曉未嘗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謂其徒曰吾將逝矣扶版入棺跌坐而化時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璽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真我

薛童子鳳陽亳州人父為序班母感異夢而生丰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節年十歲即通佛書如素習語皆縣令夢大士道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歸路亡何一鶴下庭中甚馴未幾病危語序班曰我非真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何從來幸自解正襟跌坐而逝年財十五

佛奴母脇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女產一女從

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
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丹脇復開女便躍入
母復卽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
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金氏青蓮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馬軍巷之張生素食僅十年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日
溲于桶中寘別室喪事稍畢于廿九日移桶則蓋
頂起寸餘旁吐青蓮花一枝駭視之中有數葉次

日吐一葉三花當日萎又次日為七月初二吐五
花又次日吐四花時余在郡中寓家兄襟湖宅金
氏與吾嫂兄弟弟余遣人往視果然其桶中復有四
葉觀者填咽花凡十二葉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
真奇事佛家驚動人如此人惡得不信而奉且趨
之耶

胡御史僧異

為民御史胡濤無錫人任俠喜佛事歿前數日與
陳氏子度西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

字一赫踈授胡曰視之胡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
何為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後一月有僧
持杵把石一鸚鵡羸一寘柩前諷唄移時去竟莫
可踪跡客遊惠山泉亭者遙見胡幅巾行咏入黃
公碯怪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在此沒前一日也
人皆異之胡素趨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
白龍觀橫墮水且濡忽矯起呼空上觀者數百人
咸駭之以為神顧令以觀入與飲甚適棹臂曰吾
臂任御史胡躍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
嘗與客遊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吐睥睨問胡
已獨身取間道陔嶮巖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
矣

痴和尚

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
分明自南柵栗樹橋過我門衆童子羣擁而北號
曰痴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
坐其肩摩頂戲加拳亦不怒也惟過一貴人門嫚
罵初猶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撞之跌坐受挾都無

所傷放歸再出再罵無加之何拘于別室絕其食
可半月暗窺之惟閉目運氣亦有密餉棗與水者
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為造寺未幾沒聞題二
詩于壁時余尚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為欠事安得
再遇此僧從之入山脫苦海耶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聞倭倣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
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
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譚

王龍雞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薦于府府集教師
二三百人與試約角死勿論咸俯首願受教後卒
死于倭

達觀始末

達觀和尚曾見之西山戒壇雄爽直可籠蓋一世
對士夫尤箕踞慢罵嘗出一對云睡魔噬眼珠將
闍諸對者皆不稱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
詰問曰睡魔對餓鬼噬眼對廟牙眼中有珠口中
有舌對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兩件更

何處覓和尚笑曰原只此一箇

和尚聲滿天下諸貴人無不折節推重却不知族家何處自稱曰吳江人又曰你輩到底曉得余見之戒壇相別為文送我甚屬意寂之日余方艤舟震澤普濟寺前夢和尚下舟肅肅帶風聲次早入寺門盤桓古栢下恍惚如有見此栢乃數千年物能為神永樂中吳江一糧長在京師遇老叟與語相合問其居址曰在震澤寺門左側後尋之止有此栢竝無人住意和尚樹神轉世修行與余相近

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栢竒古蒼翠近年轉茂當是和尚得道復歸遠過老樹精乞靈洞賓矣其侍者錢山死跟不去痛杖無怨色形似猿猴余因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稱曰紫栢道人
和尚被執為曹郎中所撻創甚歎曰駐不得矣卽獄中說偈理襟斂手足而逝屍不仆首微歛有笑容蓋存時只夜坐不貼身臥席者已三十餘年矣
龕歸徑山有內臣某穴龕摩得其頂竒之捨五百金助葬初遺命塔五峰之內有競者伺其徒法鎧

入蜀塔于外繆仲醇先生見而驚曰浸殺和尚矣
會余亦至議合亟發之浸者三尺起龕流血水凡
三晝夜可見屍尚未壞或故假此示驗動人耳目
也久之茶毘得堅固子半升衆弟子分去尊和尚
者既極口以為違磨寶誌之流而毀者又以撻特
叫苦乞哀為言各有所據乃余則親見親聞非勒
口說也

鳥禿像

楊璉真伽等三髻畫諸佛像以己像雜之刻于飛

來峰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陳
仕賢擊下三髻像梟之三日棄于園田汝成爲之
記亦快亦快

僧假主子

僧王明河南人嘗出入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
至姑蘇過遊僧太空與謀說一監生裝巨舟奉大
佛自稱鎮國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無錫時府
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
踞公座傳呼甚厲時縣丞王建中謀印不得利其

事陰過兵快未卽前觀者雲集明始疑懼率其徒
跳還舟中會謀者為羅卒所獲衆請知事嚴訊知
其贖率兵往捕盡縛之縣丞仍匿其資明自吐為
鎮國王賢培之子名勤榮別號龍雲因父溺愛幼
子勤煌已乃讓國削髮出遊更言其母妻姓氏居
趾甚詳於是撫臣移咨河南覈實并疏狂僧猖獗
由署官望輒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時明羈候真武
堂久之防禁漸疎潛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鎮
國將軍勤煌竝無兄勤榮出遊其所稱父母姓氏
居址盡不符乃當明假王大逆不道論斬餘從坐
有差縣丞亦奪職太空先被毆死此妄男子誤人
縣掾人一時張皇殊甚至比于宋李全元張士誠
束手無措而縣丞又因以為利可笑如此一日有
倣其不至尾解無幾矣

商丐

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過盜掠罄盡幾死跪
而乞食余視其貌獐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支吾色
微動遂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則禿頂髮蓬蓬

皆假裝掛于倚者方俯首叩頭忽直立馳去衆欲
追之余亟止尚回首目睜睜欲發人可畏

於餘朝君仕在春官然以國政難涉憂矣
類同高正格之子名而陳別號龍香國父湯受幼
稱真不任不願無余矣出港受言其母喜往入居
東岸歸時而轉區及因以爲餘所某以技行則在
世許公可執欲度極其意也每和京特全其親士處
計進想亦亦降錄亦重矣其類亦亦出高思在籍本
同解畫一初解以書國師王大以一金其請神於於



